



A15 ■責任編輯：王曉丹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5年8月29日(星期六)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

見證戰爭 亦見證勝利

劉少奇之女憶二戰：不悲其苦 不忘其恨



■劉少奇與兒子劉允斌、女兒劉愛琴在一起。網上圖片



■劉愛琴與朱德家人等高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人的肖像走過莫斯科紅場。網上圖片

讚父親心胸豁達 以國為先

提及父親劉少奇，劉愛琴流露出來雜着女兒嬌態的敬畏神情。她評價道，「在我心裡，父親是個正直的人物，他還是個心胸豁達、一心為人民的人，滿腦子想的都是如何治理國家。他時常拿自己的標準要求我和哥哥，我非常願意聽他的話，但真的無法達到他的境界，能做到父親那種程度的堪稱偉人，我讚揚他。」

雖然與父親相處時間不長，但畢竟父女連心，即使在分隔兩地的日子裡，也沒有停止過擔心。因為無休止的戰爭，蘇聯兒童院的所有孩子都跟中國斷了聯繫，偶然一次在廣播中聽到新四軍「從延安出發、去向不明」，劉愛琴當時就嚇哭了，「又沒有聯絡方式，也不知道他還活着沒有，一顆心煎熬得難受，可是不敢跟哥哥說。年少時總是很叛逆，其實我一直都很擔心父親。」

回憶往事，父親跟女兒聊得最多的是學習，經常事無巨細地進行指導監督，從該看什麼書到寫字不要連筆，從該說什麼話到該交什麼朋友，雖然父親很關心她，也經常在政治上指導她，但從小就討厭束縛的活潑少女不由得抱怨規矩太多。劉愛琴有些出神地說，「其實，我還是非常珍惜跟父親在一起的時光，短暫但暖心。他對我的嚴格，一生受用。」



■1949年8月，劉少奇在莫斯科同兒子劉允斌（右一）、女兒劉愛琴（左一）及朱德女兒朱敏（右二）合影。網上圖片



■1941年，蘇聯少先隊輔導員在給同學們講課。後排左一是劉愛琴，當時只有14歲。網上圖片



■1949年，劉少奇訪問蘇聯期間在莫斯科賓館的辦公室裡。網上圖片

少年不識愁滋味 輾轉延安赴蘇

在周恩來總理的幫助下，費盡周折才輾轉回到延安與父親相聚的劉愛琴，不得不在1年後隨哥哥劉允斌和其他2位共產黨領導人後代，共同踏上了前往蘇聯國際兒童院的道路。

「當時父親問我和哥哥知不知道蘇聯，我們搖頭，他又說那是一個真正由人民、工人階級掌權的國家，我們在那裡會認識各國共產黨的後代，還能讀書上學，」她回憶稱，「周總理有次去蘇聯看望我們時說要好好學習，掌握本事，還要建設新中國，所以我們1949年到1952年畢業的那批孩子後來都回國了。」

一行幾人從延安出發，先後經過西安、蘭州、烏魯木齊。正值無憂無慮、食慾新鮮的年華，劉愛琴並未覺得路途遙遠艱苦，反倒是一路邊走邊學俄語，3個月下來竟也掌握了，「在烏魯木齊停留了一個

多月，等到周總理才又一起乘飛機到了中蘇邊境，在那裡第一次體驗了西餐，當時只覺得刀叉有趣極了，倒也沒覺得彆扭。」她用愉快輕鬆的語調回憶這段經歷，似乎真的是少年不識愁滋味，連在戰爭時期遠赴他國，亦覺得充滿了未知的樂趣。

到了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性格開朗活潑的劉愛琴更是如魚得水，迅速融入了學校生活。「蘇聯政府很重視對共產黨後代的培育，教課的老師也都是精挑細選出的教育家，同時也擅長多種藝術課程。」講到這裡，這位耄耋老人臉上浮現出一絲驕傲的神色，「雖然手風琴、鋼琴、球類運動我都積極參加，但最大的收穫還是學習了芭蕾舞，這讓我現在也挺胸昂首、腿腳靈便。」

未記恨童養媳之坎坷

回到延安與父親團聚之前，劉愛琴兒時的生活可謂是多苦多難。因父親領導的工人運動失敗，剛剛出生的她就無奈地被送到了湖北武漢一位工人家中，可沒過幾年，受生活所困，劉愛琴被賣給了一戶拉黃包車的人家做童養媳。

她回憶稱，「當時工廠開除了好多人，養父母也在其列，我們在漢口流浪了兩三年，討飯、織襪子。有天養母送我到另一戶人家，說這裡有飯吃，當時並不知道被賣了。」當了童養媳後的劉愛琴，生活更加悲慘，挨打挨罵成了家常便飯，直到1938年被周總理找到，送往延安。即使是經歷了「不把人當人看」的童養媳生活的她，也絲毫沒有怨恨，到延安後甚至還一度想說服父親把養父母接來。「知道他們拿着賣我的錢去鄉下買了地，但還是覺得他們對我很好，當時跟父親說，『你一走七八年沒音訊，人家也是生活所迫』，但父親心疼我，沒同意接他們過來，」她說，「從蘇聯回來後我找過他們，但不知道姓名沒能成功。」

劉少奇長女劉愛琴

劉愛琴，1927年生於湖北漢口，劉少奇長女。出生後即交給漢口一工人家庭撫養，曾當過童養媳。1938年被黨組織找到，回延安與父親團聚。1939年和哥哥劉允斌一起赴蘇聯，進入莫斯科萊尼諾國際兒童院、後轉入伊萬諾沃兒童院學習，曾全程經歷了蘇聯衛國戰爭。

於1946年考入莫斯科通訊技術學校，學習經濟計劃專業。1949年與秘密出訪蘇聯的父親劉少奇一起回國，後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1953年分配到國家計委綜合局工作。1958年報名到內蒙古邊疆工作。先後在河北師範大學、北京中國人民警官大學擔任俄語教師、副教授。

朱燁整理

今年5月，俄羅斯為慶祝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舉行了盛大的紅場閱兵，劉少奇之女劉愛琴等6位中國老兵的後代亦在受邀行列。這位經歷過中國抗日戰爭顛沛流離、又渡過了蘇聯衛國戰爭困苦坎坷的耄耋老人在對話本報記者時，表情安靜淡然，但當她談起莫斯科紅場閱兵以及即將到來的抗戰勝利日天安門閱兵時，依然有些激動。「70年的和平不易」，她追憶衛國戰爭時那些炮火紛飛的歲月時感歎道，「不覺得悲苦，但戰爭可恨，希望全世界能一起堅守勝利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劉愛琴與記者一同觀看香港文匯報關於紅場閱兵的報道。她希望日本極右分子也能深深反思，再發動戰爭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羅洪嘯 攝

已88歲高齡的劉愛琴一直高舉着父親劉少奇及哥哥劉允斌的肖像，全程參與了俄羅斯慶祝衛國戰爭勝利的紅場閱兵。

紅場面積只有天安門廣場的1/5左右，「前前後後走了五六公里，」劉愛琴總覺得太短，「走過一遍之後我們幾個又返回去，想要再重新來一遍。」走過紅場時，舊事彷彿電影膠片般一幕幕閃過劉愛琴的眼前，似乎每一步都浸染着過去的影子，那些青春雀躍的、炮火轟鳴的、飽含淚水卻又凝聚希望的記憶，又一次浮現在這位老人的腦海中。「當年慶祝衛國戰爭勝利，就是在紅場；後來戰爭平息上了大學，逢年過節也會跟同學們去紅場遊行；現在以中國老兵的身份再次回到這裡慶祝勝利70周年，感覺五味雜陳。」劉愛琴動情道。

憶衛國戰爭：勝利來之不易

被紅場閱兵勾起了過往回憶的劉愛琴，向記者講述了那些戰亂的日子。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忽然撕毀「巴巴羅沙」協定，對毫無防備的蘇聯不宣而戰，僅1個月就達到了莫斯科郊區，速度之快、殺戮之狠讓整個蘇聯人民都驚慌不已。「窗戶上貼了膠條，睡覺也不安穩，總能聽到炮火聲，天不亮就開始聽到廣播，其中有兩次我們聽到莫斯科差點被佔領，心裡怕極了。」她描述當時稱，「即使是見慣了炮火的自己，也不免為那次戰爭的恐怖感到顫抖。」

戰爭剛開始時，德軍的飛機幾乎每天都在兒童院附近的上空盤旋，劉愛琴稱，那時候像哥哥那樣的大班孩子們要分批在房頂、門口值班，隨時觀察飛機的動向，而中班的孩子們則負責保護更年幼的孩子們撤離，「飛機只要一來，我們就立刻一人領着一個孩子往防空洞跑。」因為戰爭的特殊性，兒童院裡不少德國同學也蒙上了「德國鬼子」的陰影，但劉愛琴並不把他們當作敵人，「老師專門講過，他們也是共產黨的後代，跟侵略我們的德國兵不一樣，有些德國男生還會上戰場去打德國兵。」

隨着戰爭的加劇，符合年齡的男同學們參軍上了前線，而兒童院的女孩子們在學習之外，也擔起了照顧傷病戰士的重任。日子隨着戰爭時間的拉長變得更加難熬，為了吃飽，假期裡的劉愛琴和同學們還會到農莊收莊稼、割麥子、挖土豆、刨胡蘿蔔，每個人手上都裂開了血口，但無人叫苦喊疼。經歷了那段時期的劉愛琴是倔強而樂觀的，雖然敵人的轟炸機隨時會摧毀一切，飢寒交迫的煎熬又似乎永無盡頭，但她始終相信，希望永遠存在。

整場戰爭的轉機發生在1942年初，據她回憶，位於莫斯科以東300公里的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當時已經岌岌可危，全校師生開始打包必需品，準備第二天一早全部撤離到後方。「老師叮囑說晚上不要脫衣服睡覺，隨時準備提前撤離，那一夜睡得也不安穩，到天光也沒有撤離的動靜。後來，住在1層的男孩子們忽然跑到2層，邊跑邊喊『不走啦！不走啦！敵人打跑了！莫斯科保住了！』我們愣了一會兒，立刻歡呼起來，『烏拉！烏拉！』那次之後，形勢就開始好了起來，至少讓德國人知道，佔領莫斯科並不容易。」講起這段回憶，劉愛琴依然沉浸在喜悅中，對記者揮舞着雙臂，彷彿回到了1942年初的伊萬諾沃。

武器今非昔比 勸日慎重反思

經歷過戰爭的人，必不願再次提起傷痛，更不願重蹈覆轍，這樣慘痛的經歷，一次已經足夠，劉愛琴皺起眉頭一字一頓地說，「真的再也不要戰爭了」。戰爭何其苦，卻不能以當時之苦為悲；和平何其幸，卻也不以今日之幸為喜。她認為，二戰之後能保持那麼多年的世界和平，是當時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因此現在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十分有必要，勝利來之不易，和平更需堅守。「現代武器跟以前不一樣，再有戰爭的話，地球都將不復存在了，」她憂心地說，「這麼多年沒有戰爭，值得慶賀，但是希望心胸狹窄的日本極右分子也能深深反思，再發動戰爭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